

BLUE 蓝月亮书系
MOON

爱 像 一场 病

咯咯◎著

文艺出版社

原创平台



愛麗

假

一名

长篇小说

爱像一场病

咯 咯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像一场病/咯咯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8

ISBN 7-5387-1790-0

I. 爱… II. 咯…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4093 号

爱像一场病

作 者: 咯 咯

责任编辑: 魏洪超

责任校对: 魏洪超

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王琳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048)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河北省邮电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2000 册

书 号: ISBN 7-5387-1790-0/I·1694

定 价: 18.00 元

滴滴泪水凝聚成了相思的拐棍。拄着我的泪，你轻盈着步伐蹉跎曾经拥有的心情，走向另一个背影……

——作者题记



1

网上的烂事无奇不有。听多了，听腻了，听得耳朵眼里磨出了老茧子就懒得再听。有时，听谁念叨有关网恋的故事，都会反胃，甚至烦得恨不能将自己的脑袋埋进菜地里。

事实正是如此，一段时间以来我在网上以找美眉逗乐子为主攻方向，极少打听和关心网友们之间那些乱七八糟的恋情。

打死我也不会想到一桩挺离谱挺离谱的风流韵事竟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年初。

准确说是 2002 年春节过后的第一个浪漫的周末下午。

从聊天记录上可以确认，第一次跟朵朵在网上勾搭上，我用的昵称叫 < 开心蚂蚁 >，朵朵的昵称是 < 牵牵你的手 >。

那天是我主动点击的她。对了，不妨把聊天记录里的对白摘录在此，以此满足一下诸位的好奇心理。

聊天软件有自动记录功能，不论你跟谁闲扯蛋，它



都会帮你把所聊的内容记录在案，只字不落，所以说诸位看到的不是我信手拈来，现编现卖的。

点击<牵牵你的手>是因为她也算聊天室里的一位领军式的人物。据网友们推介，这个女孩搞笑的水平大有超过我之势。如此一个被“业内人士”推崇的女贫蛋，我要是不伺机跟她喷一会，是不是会终生遗憾呀？

“喷”就是聊的意思，与前些年流行的“侃”没什么区别。

搞笑带来的口语日新月异，在许许多多网虫眼中是件很酷的事。于是，有话偏不好好说，成了网络语言的怪癖和时尚。我们经常肆无忌惮、毫无逻辑地把老祖宗留下的词汇篡改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点击<牵牵你的手>后，我们的对喷拉开了帷幕。

<开心蚂蚁>说：想牵我手吗？

<牵牵你的手>说：你手有什么特点？

<开心蚂蚁>说：我有20个指头。

<牵牵你的手>说：哇！这么会长。一人长20个指头泡美眉有优势，摸人家的时候节省时间。是不是你的DNA不同寻常呀？哈哈。好，我先牵上！牵你哪儿？

<开心蚂蚁>说：还用问，当然是温暖的手啦。



<牵牵你的手>说：牵一下，感觉像不像一把江米条？嘻嘻。

<开心蚂蚁>说：哈哈。

<牵牵你的手>说：对了，另外那10个指头你是咋培育出来的？难道你是基因突变的产物？

<开心蚂蚁>说：笨。咱俩紧紧牵在一起不就20个嘛！

<牵牵你的手>说：就不兴30个？

<开心蚂蚁>说：那是第3者插手。会出人命的。

<牵牵你的手>说：等……

泡网的人不难明白这个“等”字突现在屏幕上，一般预示着对方不是接电话，就是上厕所五谷轮回去了。很多的时候，遇上这个讨厌的“等”字，又跟对方话不投机，我总会借机“移情别恋”的。那天我没走，因为她的幽默诙谐把我牢牢地拴住了。

我的人生哲学就是：如果生活没有幽默，就像春天没有鲜花！

老爷们、闲妇荡婆上网目的不尽相同。但我敢对天发毒誓：起初，我上网无外乎消愁解闷，找那些美眉逗乐子。



在单位我是副处长，为了形象和威信吧，总是装得很深沉。尤其对待那些稍稍有点姿色的小女同志，我更是敬而远之。因为你说不好顶头上司在暗恋着哪一位。然而，我的骨子里又是那么的风流倜傥、不甘寂寞，所以只好把自己的浪漫情怀献给了隐秘而又宽容的网络了。

网上泡美眉，你会感到生活的充实，心情的愉快，而又不必担心顶头上司吃醋。

自从实行无纸化办公，电脑成了我们办公桌上的必备品以来，许多根治不了的机关作风得以本质上改观。以往那种占用工作时间看书看报、电话聊天甚至跑岗溜哨的人员大大减少。进而，废寝忘食坚守在电脑前的人员与日俱增。其中，不乏我这号忙里偷闲登陆到网上的。

我网龄一年有余，泡妞事业却取得阶段性成果。有十几个固定的女聊友不说，还荣幸地成为<小梦儿>、<小艳儿>虚拟老公。在聊天室里，只要我<开心蚂蚁>闪亮登场，她们一准儿会满怀豪情地喊：“老公！老公你来了，想死我们啦！”等等令那些网盲们肉麻的话语。

在网上，你会体会到一种并不虚拟的成就感和荣耀感。会很轻松地找到自我！

大概七八分钟的后，<牵牵你的手>又发话了。

<牵牵你的手>说：喂，我回来了。

<开心蚂蚁>说：去哪儿了？这么久。

<牵牵你的手>说：刚才头儿进我屋了。
我只好装得在微笑着工作。头儿一进来看我乐，
以为冲他乐呢，美死他了！我是冲他乐呢吗？

<开心蚂蚁>说：那不能。你是冲我乐呢。

<牵牵你的手>说：我冲钱乐。

<开心蚂蚁>说：我就是钱。

<牵牵你的手>说：好啊，好啊！那我天天冲你乐。

聊到兴头上，我就觉得自己实在挺不住了，至少憋着两公斤尿。

我也给她发了个“等”。

<牵牵你的手>说：回来，嘛去！

顾不得回答她了，一溜小跑钻进卫生间，足足放了两分钟。真爽！

解决完毕，我回到电脑前就感慨万千地跟<牵牵你的手>说：到底是身体更重要？学问更重要？爱情更重要？荣誉更重要？还是快乐更重要？有时我想了半天，连厕所都忘记去上，可往往是越想越糊涂。刚才被一泡尿憋急了，去了趟卫生间，我才突然明白：还是身心没有负担最重要！



ai xiang yi chang bing

<牵牵你的手>说：哈哈哈哈哈。原来这半天，你是去排泄了。

<开心蚂蚁>说：是排毒。

<牵牵你的手>说：不幸呵。天天在网上泡难免染上病毒。毒素排净了吗？不行你再去排一遍。

<开心蚂蚁>说：那得等，膀胱里没有储存物，你让我咋排那么快？再说我肾脏也不好……

<牵牵你的手>说：零碎还挺多，又是膀胱，又是肾的，全部拿掉！

<开心蚂蚁>说：全拿掉?! 那我不了空壳了，那样我拿什么来爱你？

<牵牵你的手>说：你就拿卖肾的钱爱我吧。

<开心蚂蚁>说：拿钱爱你？早不说，多少银子够数？

<牵牵你的手>说：呵呵。我没太高的奢望。有车有别墅就成。

<开心蚂蚁>说：对不起，太轻松了，小爷不用卖肾我也能办到。一不留神满足了你所有愿望，这是不是有点儿残忍？有钱没地儿花知道什么概念吗？我这人就……唉，不会花钱

痛苦啊！

<牵牵你的手>说：我看你是痛苦地不知晚饭去哪儿蹭吧？

<开心蚂蚁>说：哈哈。你这么说，肯定在网上被别人骗过。所以你怀疑一切，打击一切。爱信不信！

<牵牵你的手>说：我信。既然你那么有钱，索性包了我，我不上班了，天天给你晒人民币。天天给你晒人民币成吗？

<开心蚂蚁>说：我就是觉得有点委屈你，你要是愿意我求之不得呀。

<牵牵你的手>说：我就怕以后看谁都一个样。人民币样。嘿嘿。

<开心蚂蚁>说：哈哈！

<牵牵你的手>说：这么有钱，你怎么不用钱生钱呀？放在家里会长毛发霉的！

<开心蚂蚁>说：这个提议满不错，很有创意。但有言在先，我只出钱开公司，老板你当。我懒得动脑子。

<牵牵你的手>说：逼着我当老板，那你干什么去？

<开心蚂蚁>说：我给你看门去。

<牵牵你的手>说：???



< 开心蚂蚁 > 说：我属狗的。

< 牵牵你的手 > 说：哈哈哈哈哈。

< 开心蚂蚁 > 说：傻笑什么？我这可都是掏心窝子的话。

< 牵牵你的手 > 说：你这么慷慨肯定是动机不纯。哎！在网上你骗过多少美眉吧？

< 开心蚂蚁 > 说：不愿当老板拉倒，我尊重你的选择。但你不能说我骗呀！哼！

< 牵牵你的手 > 说：呵呵，生气了？

< 开心蚂蚁 > 说：生气？生什么气？大不了我走人，远离这喧嚣的城市，到远郊包几座山头去。一开春北京上空风沙弥漫的，我包下几座沙山种树，也算为咱首都的环保事业做了贡献。反正有钱，踏下心来，天天看着树苗疯长也很爽！

< 牵牵你的手 > 说：我劝你，除了种树，还要计划生育。少生孩子，多种树，这可是基本国策。

< 开心蚂蚁 > 说：瞧瞧，我没看错人吧，你的智商就是高。好，你的建议我采纳了！

< 牵牵你的手 > 说：呵呵。

一阵狂笑过后，她告诉我她叫朵朵，对我“开心蚂



蚁”的大名仰慕已久，早想跟我拉开架子喷一会儿了，只是阴差阳错一直没逮着我的影儿。接着，她又问我听说过她吗？

我谎称没听说过。没实话实说是为了灭灭她威风……

朵朵说：“差不多地球人都知道我了，你咋如此闭塞呢？”

我只是一笑而过，没回答她。

初试锋芒，朵朵就令我心悦诚服了。同时，我内心里隐隐有了一种危机感。

应该说，我在聊天室里风光无限。每一个和我交谈的人都会被我的调侃所深深吸引。网友们对我的一致评价是：博学识广，才思敏捷，谈吐优雅，妙趣横生。

为此，在网上我不乏红颜知己。当然，我很能把握自己，知己也好，老婆也罢，仅仅限于无法触摸到对方肉体的网络上。

嘻嘻哈哈中，下班的时间已到，我向朵朵告辞了。我还要回家给老婆孩子去做饭。当然，没必要跟朵朵说这些。实话实说就显得我太平凡太没身份了。我告诉她，晚上有饭局，我要赴宴去了。



2

那是转天，也就是周六。陪老婆孩子享用完晚餐，我就回单位上网。应该说明的是，我老婆兰玲玲是位贤内助，休息日去单位决不是她嫌弃我、抱怨我。而是为了月底自己少往电话局送银子；再是，在家上网我也放不开。没准你跟哪位美眉正聊在兴头上，老婆就会小贼似的探头探脑偷看两眼，经常搞得我心慌意乱。还有我那个捣蛋儿子，都念三年级了，该懂事了，可这兔崽子还是老跟我抢电脑。

最初上网聊天还是老婆热心鼓动的呐。她说我都人到中年了一不嗜赌，二不喝酒，什么爱好和追求也没有，下了班就关在家里，怕日子久了把我憋闷出毛病来。实际，我明白，她怕我跟她抢遥控器。我们喜欢的不是一个频道。

“土鳖，进了家就知道看电视。你学学我哥哥，他比你大八岁，可比你时尚，前年就开始上网了。”老婆不仅总是嘴上这样劝我，行动上也是一百个支持。她特意请来兰南当我老师，手把手教我上网聊天、看新闻什么的。

兰南是我老婆的亲侄子，也就是我大舅子的儿子。

别看这小子还在念高三，但早摔打成了一个网络高手。经他一点拨，很快，我就在网上游刃有余了。

再次相遇在聊天室里，自然，我和朵朵少了些贫气，多了些情感方面的交流。在循序渐进的攀谈中，我大致清楚了一些朵朵的底细。

朵朵的父母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离她上班的公司有相当长一段距离。苦命的朵朵没有同事那么幸福，每天下了班仍要坚守在岗位上，很少回父母那儿。一般，她在网上熬到三更半夜，才回到空落落的家。有时索性睡在办公室。

21岁的朵朵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室一厅。小小的年纪怎么就混上了住房，我一直没弄明白。

罪该万死的是我不该蒙骗如此纯情的朵朵。把自己美化成一个快乐的单身汉，将自己的年龄少说了8岁。实际我比朵朵大了足足15岁。

惟恐过早地原形毕露，当朵朵索要我的照片时，我就想着法儿地蒙混过去。

我说：“还是别见我的好，我这形象实在上不了台面儿。我土得掉渣。”

朵朵说：“呵呵。俺也是农民哩，习惯看着别人身上掉土渣。少啰嗦，快把照片给我发来！”

我说：“不是不想给你发，真是怕引起你许多不好的联想。”



朵朵说：“看你张破照片会联想什么？”

我说：“后面看，想犯罪；侧面看，想撤退；正面看，想防卫！我长得就这副尊容。”

朵朵说：“你真是个大贫蛋。嘁！不给拉倒！”

上网聊天的人一般都要历经快乐的三部曲：先是在网上聊，感觉对方不错了就互留电话；电话里感觉还不错就该相约到现实中见面了。

我和朵朵互不设防地在电话里沟通上了。

朵朵的声音十分温暖性感，有点像我的偶像——香港的女歌后梅艳芳的嗓音。如果单从朵朵粗粗的嗓门上判断，你决不会猜到她还是妙龄女孩。

许多坠入爱河的男人们身有感触地说，他们先是被女人会放电的眼神降伏的。而我觉得朵朵就是把眼睛藏进胳肢窝里，只亮亮嗓门就能迷倒一大片。应该说，没见到朵朵之前，我已经被那性感的嗓音深深吸引。

朵朵一开口就问：“天天在网上挂着，你不上班呀？”

“上。为了证明农民也是上班族。”头一回，我还不想让她知道我太多，只好贫着去说。

朵朵问：“你在哪儿办公？”

我笑道：“田地是我的办公室。”

朵朵说：“喔，喔。厉害。那具体干什么？”

“拣老玉米。”

“这工作需要技术吗？”